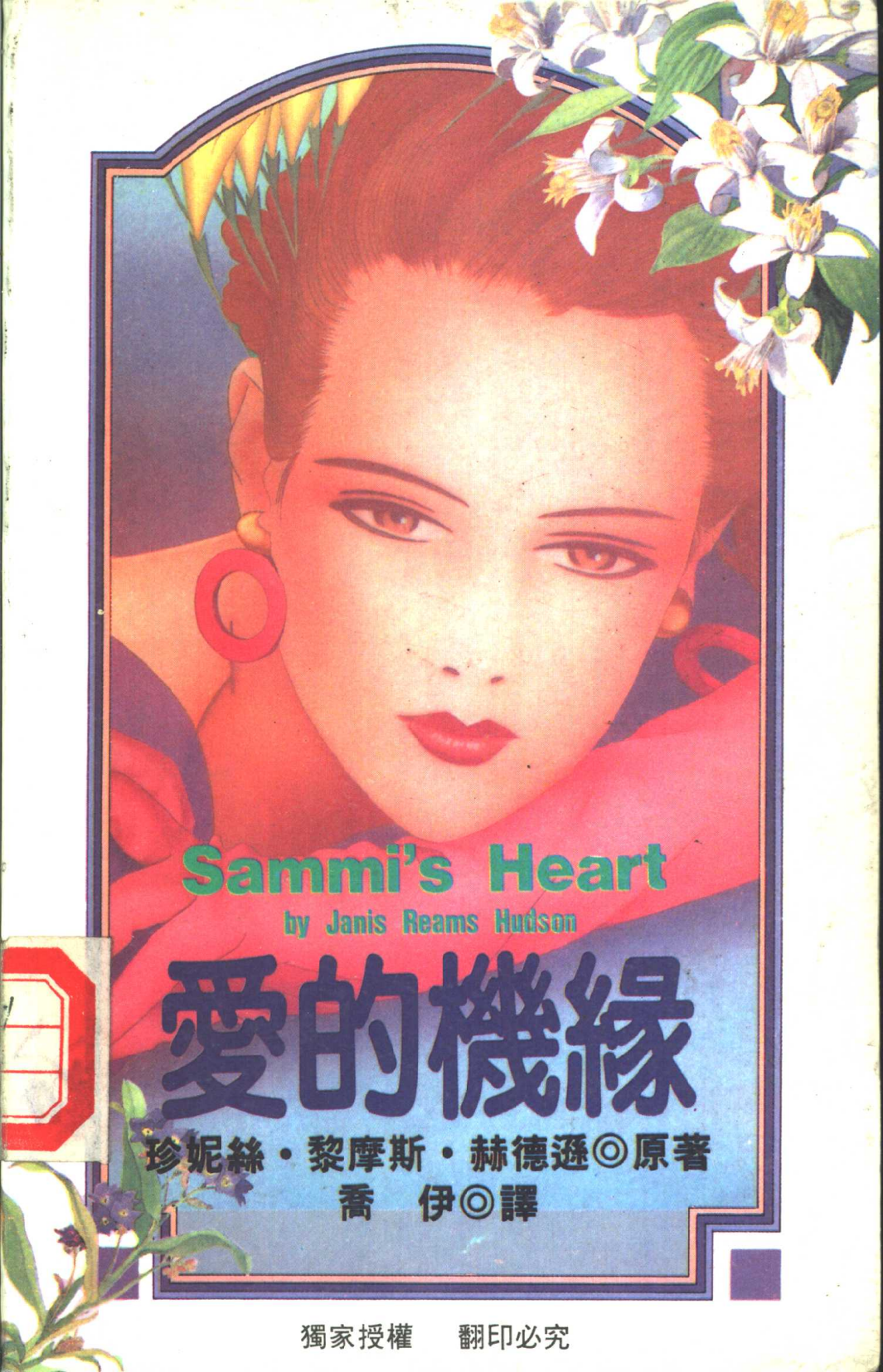




Sammi's Heart

by Janis Reams Hudson

愛的機緣

珍妮絲・黎摩斯・赫德遜◎原著

喬伊◎譯

獨家授權 翻印必究

62042

7/18

伊甸園系列

愛的機緣

珍妮絲・黎摩斯・赫德遜 原著
喬伊 譯

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莊

(冀)新登字 003 号

伊甸园系列

爱的机缘

Sammi's Heart

原 著：珍妮丝·黎摩斯·赫德逊

Janis Reams Hudson

译 者：乔 伊

责任编辑：张志春

美术编辑：李文侠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地 址：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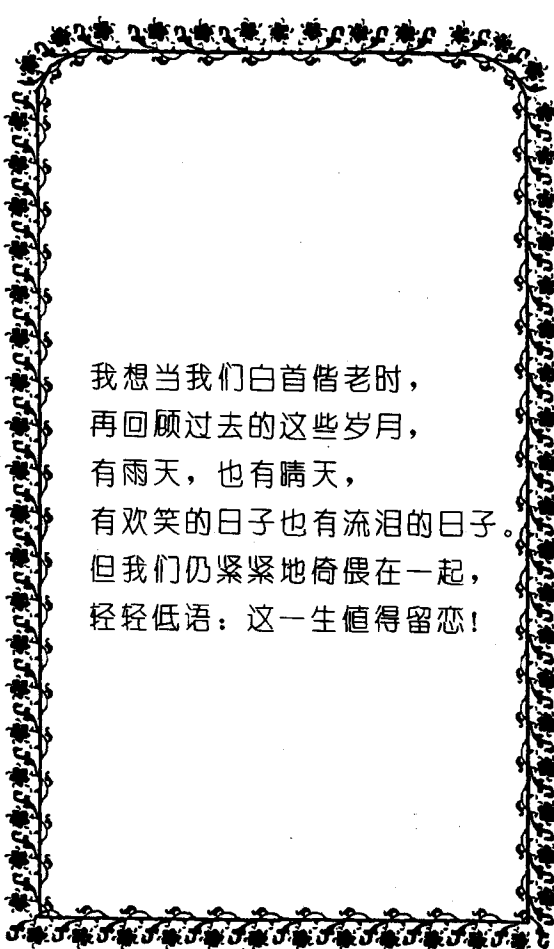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

版权代理：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7.375 印张 152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5.80 元

ISBN 7-80505-915-2/I·855



我想当我们白首偕老时，
再回顾过去的这些岁月，
有雨天，也有晴天，
有欢笑的日子也有流泪的日子。
但我们仍紧紧地倚偎在一起，
轻轻低语：这一生值得留恋！



奥克拉荷马市浸信会医院的特等病房里，举目环顾，每个角落都摆满了花，但病人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我从未当你只是一个员工，”亨利噘着嘴说道。“我以为这么多年来，你我早已是朋友了。”

甘珊美咬住下唇，忍着不笑。“亨利！”

“你如果是我的朋友，就该把厂里的情形告诉我。”

“别强人所难。”珊美说。“你心脏不好，需要静养！”

“只有轻微的不好。”

“你还说你要退休——”

“我已经退休了。”

“那就真正的退休吧。谈及厂内的情形，只会害我被医生驱逐出去，又有什么好处？”

“珊美，别这样。尼克今天会来交接，他会问起各种问题，我总不能告诉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公司目前的情况，你说是不是？”

“亨利，亨利。”珊美佯装不悦地摇摇头。暗地里，她对亨利提及尼克时的从容语气感到吃惊。她曾听亨利提起，他们父子俩一碰面就唇枪舌剑，吵个不停。

据珊美本身的经验，亨利所言属实。有回他们会面时她恰好在场，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亦是她初次向亨利提出对公司的建议。至今仍心有余悸。亨利当场大发雷霆，对象是他的儿子，所以一想到亨利和尼克之间的龃龉，她就忐忑不安。

亨利对人向来灵敏、热诚又和善。惟独对尼克，变得喜欢冷嘲热讽、好辩又不可理喻。一提到尼克，他就发火。

但目前，亨利心脏病发作还在静养，实在不适于为他儿子而情绪激动。珊美决定转移他的注意力。

“凭良心讲，”她说。“我想这全是你的计谋，把我从生产部门拉上来坐办公桌，处理些轻松、容易的工作，任我浮浮沉沉、自生自灭。”

亨利哈哈笑。“你刚上任才两个星期，还不至于沉下去吧。我想我们早有共识，你对自己的缺乏自信实在是庸人自扰。此外，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水性最好的，所以放心吧！”

珊美笑道：“什么缺乏自信？”那些焦虑的情绪大多克服了，吉姆所留下的梦魇，也因为对安略特航空公司这份职务的狂热而逐渐消逝。她不再缺乏自信，只是偶尔会有焦虑不安的感觉。虽然那些痛苦的记忆有时会潜入她心底折磨她，但大致上，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得出，”亨利道。“那种自觉像只小老鼠的感觉还在；但你不是老鼠，从来不是。”

“唉！我曾经是，你知道的。我始终忘不了第一次跟你谈话时内心有多么害怕。”

“你只是紧张，”亨利挥着手，似要驱走她心中的恐惧。“千万不要让这种感觉阻碍你的发展。你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坚强。不然，那天在工厂的咖啡机旁，你挺身而出反驳我又作何解释呢？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脾气出名的坏，没有胆量的人，根本不敢当我的面说那些话。”

她微微耸肩。“我说得不多。”

“是的，只是指出我们土法炼钢的方式每周所耗费的材料，足以造出一整架飞机。你引起我注意。”

珊美笑道：“是啊！我的确一鸣惊人，是不是？”

“你说得对。你知道自己的建议有多实用，由于你建议公司采用显示如何精减材料的电脑程式，使得公司每个月节省的费用有百分之一归入你的薪水支票里。这年头，我们不可以小看资源浪费这个问题，接着你又提出新的点子——存货控制系统。”

“我们说这些事情做什么？”珊美笑道。“旧调重弹。”

“我只是提醒你，你对公司相当有价值，要不是我认为——也清楚——你可以挑起新的职务，我不会提升你的。”

珊美垂着眼，食指缠绕着皮包的肩带。“我知道。”

“真的？”

她抬头一看，对方正眯着眼紧盯着她。她挺直肩膀，放开皮包。“是的，我的确明白。”

亨利打量她达一分钟之久，才点点头。“好极了，因为尼克不会对你或工厂里的任何人客气的，他很严谨，但也很公平。但不是那种——”亨利扮个鬼脸，然后咧嘴笑道：“这么说好了，尼克不像我这么好说话，你得表现出自己的实力给他看。”

珊美朝亨利苦笑。“我会尽力而为。”

“只要打起精神，不屈不挠，你会做得很好。”

“我会的。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谈点别的？比较有趣的事，例如他们几时让你回家？”

亨利咧嘴笑道：“主治大夫认为，只要我做个好男孩，明天就可以回家。”

珊美笑着拉起他的手。“你从来都不是个好男孩。”

“呃，别告诉医生。”

“你想尼克几时会到？”

“尼克在这里。”

第三者的声音蓦地响起，珊美忙松开亨利的手，对方却紧握不放，他的眼神似乎想传达什么讯息，但她无法理解。她再度挣扎，但他还是不放。

亨利终于回过头去面对门口，珊美亦然。

安尼克站在门边，高瘦挺拔，光凭外表就足以成为众人的焦点。她打量着他那宽阔的肩膀，令人心悸的蓝眼珠冷冰冰地，深棕色的头发以及形状优美、紧抿的嘴唇，散发出咄咄逼人的男性气概，珊美的心中有着莫名的牵动。

他直直地望进她眼中，一刹那间，最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三年来她苦心营造出来的自信顿时土崩瓦解。

珊美十分紧张。不知怎地，她知道这个男人可以毁灭她。她慌张地望着亨利，希望能再恢复信心。

亨利似乎有他自己的难题。当他注视着儿子，脸上复杂的表情令她担忧，那是痛苦、愤怒及默默的忍受。他的眼睛清清楚楚地闪过这些情感，直到他尽可能地掩饰好自己的表情。

“尼克。”他说道。

尼克意志坚定地上前。“亨利。”

珊美想象得出尼克那若有所思的眼神在想什么，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他父亲的病榻旁，握着他的手……尼克显然不认为她跟亨利是纯柏拉图式的忘年之交，而亨利为什么不放开她的手？他是刻意要让他的儿子有错误的看法？

“很高兴你来了。”亨利对尼克说道。

尼克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近床边。“你退休我就会来了，做到心脏病发作又何必呢？”

他冷淡无情的声音令珊美打哆嗦，这两个男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她心动又害怕？“嗯哼，”亨利说。“对你，我很难预料。”

亨利似乎刚想起她在场，加上一句：“我想你们俩一直没机会好好认识，甘珊美是我的员工。珊美，我儿子尼克。”

尼克定睛细看，珊美垂眉敛首，一本正经地想借此掩饰心中没来由的慌乱。亨利称之为晚娘面孔，吉姆的批评更没口德，更一针见血。但吉姆向来对她吹毛求疵。她内在的恐慌和不安，形诸于外就是一副冷漠、倨傲的表情，她已经改变不了了，那是她保护自己的面具。多亏了亨利的指点，否

则她还不知道自己惯用这种方式来掩饰心虚。多年来，她已不再需要戴上这张面具，直到安尼克的眼光与她的短兵相接的这一刻。

她注视着他，想找出他脸上是否有丝毫类似亨利的那种友善之情，但遍寻不着。尼克的蓝眼珠与亨利的灰眼珠极类似，但亨利的眼睛时常闪闪发光，而尼克却带着浓浓的敌意；他们的唇形也类似，但亨利笑口常开，而尼克却紧抿着嘴。两张脸颇为神似，但性格却南辕北辙。

珊美深深吸了一口气，强定心神，朝尼克颌首示意。“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其实，她恨不得逃之夭夭。

亨利看到尼克一头雾水的样子，说道：“几年前，你曾与她碰过面。告诉我要我使用切割金属板之网路系统的就是珊美。”

尼克微眯着眼，珊美敢说他忆起那个备受争议的午后，当天他和父亲那场可怕的争论，以及亨利对他那种蛮横粗暴的态度。要是她有选择，她宁可完全不知道所发生过的事；尼克敌意的眼光告诉她，他不仅忆及当时她在场，亦因此而不悦。

“那是珊美第一个好点子。”亨利说。

尼克注视他父亲，以及亨利和珊美交握的手，眼光才落在珊美身上，他的表情带着三分嘲弄。“我相信。”

她周遭的人经常形容她是一个坚毅的人，但那份坚毅哪里去了？她不该让尼克的态度左右了她，但她难以自拔，她用力挣开她的手，这一次，亨利放开她。

“是的，”从亨利脸上的表情看来，他刻意忽视屋内那股

汹涌暗流。“老实说，我们的珊美提出这么多好的建议，令我
觉得如果继续把她留在生产部门，对她的天分是一种浪费。”

尼克不悦的蓝眼珠再度迅速地打量她一眼。“我看得出来
你为何不愿意把她的天分浪费了。”

珊美好不容易才按捺住那股向他大叫或嗤之以鼻的冲
动，她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挺直肩膀。“亨利……”

“几星期前我把她调到楼上去，”亨利打断她的话。“珊美
现在是高科技部门的课长。”

尼克高挑着一道眉，望向其父的眼光说明他很清楚安略
特航空公司里没这个职位或部门。“里头有多少员工？这个高
科技到底是什么？”尼克问。

珊美觉得自己的脸红了，并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又羞又怒，
她没有必要感到难为情或觉得受到了侵犯。到目前为止，她
应该对类似尼克这种反应已习惯了。天晓得，当亨利提拔她
时，全安略特航空公司的员工都曾高挑起一道眉，一副质疑
的表情，但才过了两个星期，他们似乎已经接纳她了。在这
个他们认为是全属男人的领域里勉强接受女士的入侵。

亨利对尼克露齿一笑。“多少人？只有一个啊！”

尼克斜斜地朝珊美缓缓点个头。“恭喜你。”接着他又转
向亨利问道：“还有其他出人意料之外的惊奇吗？”

珊美恨得直咬牙。噢，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亨
利刻意让他有的错觉。她打算纠正尼克的想法，但眼前不是
时候，不能在亨利的病房里。

当亨利开始谈起生产配额及截止日期的细节时，珊美拿
起皮包。尼克让她坐立不安，她想离开这里，因此等到亨利

的长篇大论告一段落，她赶忙说：“我要走了，你们俩好好谈一谈。”

她站起来，亨利朝她伸出手。她握住它，朝他嫣然一笑，刻意不让他知道尼克如何地干扰了她的情绪。“当个好男孩，”她告诉亨利。“你才能早点离开这里。”她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弯下腰倾身向前，亲吻他的脸颊。

她转身想离开时，与尼克若有所思的眼神碰个正着，那些平日赖以伪装自己的坚毅和自信一下子全消失了。老天！她竟然忘了他有多高。五英尺十英寸的珊美很少碰到需要抬头才能迎向他眼光的男人，有时甚至还要略微低下头去，但她的眼睛仅到这个男人的下巴。她低语了一声：“对不起。”匆匆地由尼克身边走过去，让人有落荒而逃之感。

尼克目视推门自动阖上，随即转向亨利。“你的游伴之一？”

“这话一点也不好笑。”

不，尼克心想，亨利周遭的一切都是认真的，从没有一点是好笑的。

“你还记不记得她？”

尼克记得甘珊美，他怎么能忘记像她这么出色的女斗士呢？但此刻他所感到的令人亢奋、强烈的吸引力却是他从不曾记得的。他不记得、也不想要它，事实上，他甚至极为憎恨。

除了那天在亨利办公室打过照面之外，这几年来，在少数到厂里的几次也见过她，但印象中的她是一个穿着牛仔褲运动鞋、神经质地站在咖啡机附近的女孩。但他亦可想象她

戴着铬焊工工人的面罩、手持喷火器，替“指挥官”型的飞机焊接输入管时，脸上专心一致的神情。

那是一张令人心动的脸孔，他想，但那位女孩已成熟为一个冷静而骄傲的女人。她已把那头赤褐色的蓬松头发，梳整成一个油亮的髻，服帖地垂在颈背上。颇具女性风格的三件式套装已取代了牛仔裤，端庄有加，但和她的调子不符。

想到她以前穿的运动鞋，他不禁皱起眉头，真希望她还保存着。高跟鞋使她的腿更加修长健美，对他产生了某种他并不喜欢的影响，令她增加的高度则更不用说了。他希望当他们对话时，能直视她的眼睛。

真该死，他怎么会突然对身材高挑的女人有了好感。

天啊！教他怎么忘得了她嘴角那颗痣！

他当然记得甘珊美，就算过去几年里他不常想起她，但他确切地知道她的形影已永远烙在他的脑海里，不论他愿意与否。

亨利正以怪异的表情注视着他。他站在那里出神地想着甘珊美的事有多久了？“我记得她。”尼克说。

亨利缓缓地点头。“那就好。”

“那么，老爸，告诉我，究竟高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是做什么的？”

亨利微微一笑。尼克想不起上一次看到亨利微笑是在什么时候。他倚着枕头，双手交握置在脑后。“她研究并调查最新的科技：新的机器、新的生产方法、自动化装置……诸如此类的事情。她必须确定工厂的运作是最经济而且最有效率的。”

尼克的眼睛左右转动。“而你觉得有必要为她发展一个新的职位?”

亨利轻笑。“特殊的工作配特殊的女性。”

“制造工程部门为何不能处理这些事呢?在我听来,这好像是伍詹姆的工作范围。”

“呃,事实上是,但詹姆做事的方法太一成不变了,我为什么要慢慢等他来发现珊美一下子就主动提出来的事?”

“如果他已失去灵敏性,也许该把他撤换。”

“别遽下判断!”亨利警告说。“詹姆做得不错,失去这个人材对我们会是一种损失。慢慢来,对詹姆和珊美,都别太早下决定。”

尼克耸耸肩。“我想那套网路系统是个好点子,这位‘特殊的女性’还做了什么以赢得这份‘特殊的工作’?”

“去看看她的档案资料,我想你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说吧!”

“你不会为难她吧!”

尼克再度耸耸肩。“我怎么会呢?”

“有时你做的一些事真让我一头雾水……这么说吧,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要是她自找麻烦,我就会让她吃点苦头;不然,我不会为难她的。”

亨利注视着他良久,然后点点头。“好罢,只是你要公平地对待她,她接这个工作才两个星期。”

尼克咬紧了牙,才咽下心里的话。他有一个大公司需要经营,安略特为几家航空工业的巨人——麦克唐纳、波音、洛

克希得等大厂制造飞机零组件。尼克没工夫去跟 任何人打太极拳。

他预定明天接管安略特的工厂。但看来他似乎不能马上工作，首要之务得先处理这位新上任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课长。更糟的是，尼克几乎可以确定自己已被潜伏在她冷酷外表下那重阴影所深深迷惑。

他不和员工有私交的原则并未减轻她所代表的那种神秘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坏事是，甘珊美的一举一动俨然是安亨利的情妇。



次日清晨，西北五十街及麦克阿瑟大道街口的左转红灯亮了。一如往昔的，珊美正好被挡在交叉路口，当她等候绿灯时，她的手来回抚摸着枣红色新公事包上光滑的皮革。这是两个多星期以前亨利送她的，用以祝贺她的新职位。

这正是亨利的作风，以一个礼物祝贺她得到另一个礼物。而那也正是她对这份新工作的看法——它是亨利给她的一个礼物，来自天堂的一个礼物。她对这次升职的兴奋，也因大幅增加的薪水而倍增。想想看这些钱将能替她偿还多少债务。

但，亨利不在工厂了，她该怎么办？他对她那么有信心，不遗余力地鼓励她。没有亨利在场打气，她不知自己是否还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并且做得恰到好处。很明显地，她不可能从安尼克那里得到任何支持。号志转绿，珊美踩下油门，